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內外之限

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劫人賊殺人姦在外宄在內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為此而設

董鼎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陶

臣按有虞之世臯陶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為言且蠻夷處邊鄙之外負險阻以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馴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裁而舜命臯陶以

為士而首以是責焉而後及於寇賊姦宄何也蓋人君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必使外而蠻夷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則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無所梗矣雖然内者外之本也内無其釁然後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則禁詰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潛消於未然之先遏絶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後施之以甲兵也

此聖人之微意歟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度也

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矦服外

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

千里介於内外之間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

里奮武衛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内外之

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要

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綏服居乎其中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內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內聲明文物之所萃故於此揆其文之教必燦然明備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極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險阻之所限故于此奮其武之衛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覊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

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外國聖人之治詳内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外國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徳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也如此後世為治者往往昧於輕重緩急之辨固

有詳於内而忽於外者亦有專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與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雖然此非特世主處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載觀虞夏之世立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兼治乎内與外焉既有以為内治之具又有以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以為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葢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臣按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為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為之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

焉漸如水之漸漬底于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是之謂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

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貢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貢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貢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

外其為當世制也嚴矣其為後世慮也遠矣又考

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最在外為藩籬故以蕃為

稱後世通謂外國為蕃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臣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

淵劉聰大為晉室患唐至中葉以安禄山守范陽

其後盡以藩將易漢將河朔之地直至唐亡嗚呼

春秋以列國之諸侯一與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

微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閫何不思之甚哉雖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一視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無義信之中不可以無智不可苟徇於目前必須遠慮于身後處之必欲盡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獨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報吾之義焉盖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

而制之順其勢而安之使其衛吾邊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極其所欲賜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獨柄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患矣然此所以處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須以漸而為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治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

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

為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

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頴達

謂此戎葢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内所謂淮夷徐

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葢亦徐淮之間近邊之

地自昔有一種不閑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曰山戎北狄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捨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

不修文德者之戒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

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漸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頤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茅戎不言戰茅戎不能抗王也

陸淳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茅戎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臣按程氏謂王師于茅戎不言戰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謂之不可而謂之不能可見王者所以尊嚴而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專在于師旅也必

有所以制伏勝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敵者焉然
則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彊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其稱
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皆與焉除天下之殘賊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貊之
邦以義驅之可也若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不亦甚
乎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胡安國曰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吳僣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為長而黄池之會書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於越入吳

胡安國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甞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爭遠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

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陳澔曰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

臣按吳之爵本伯爵也春秋書吳不書曰伯而書曰子蓋不以本爵與之也禮所謂四夷雖大皆曰

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應鏞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邊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繞雖流沙分際

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衺而東南感秦而下東南展而西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考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為王城而陸渾戎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羣舒秦為西戎河北真定中

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說者謂自秦以上西北衰而東南盛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臣竊以為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惟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疊嶂大荒絶漠地氣既惡人性復

獷非復人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為中國輕重焉

惟明主瓦礫視之可也

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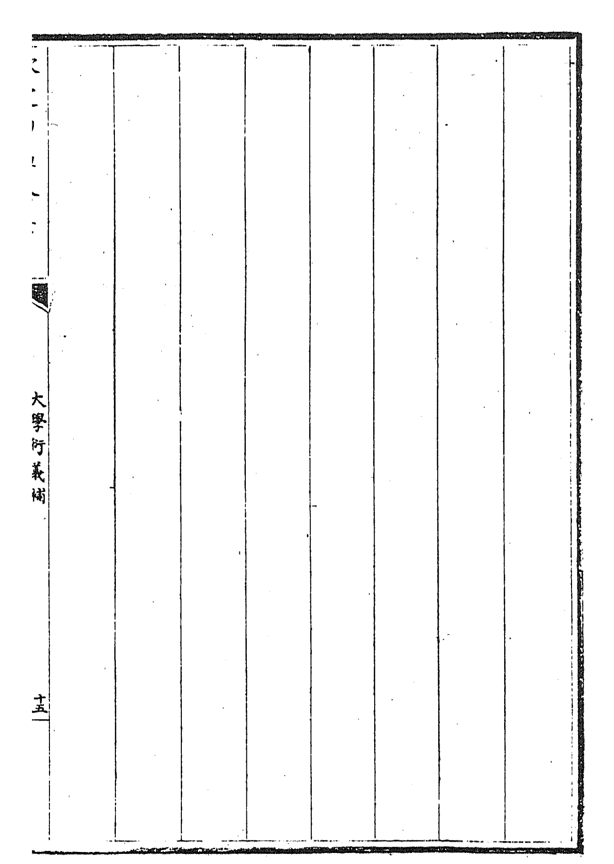
臣按天子以天下為家內而中國其堂奥也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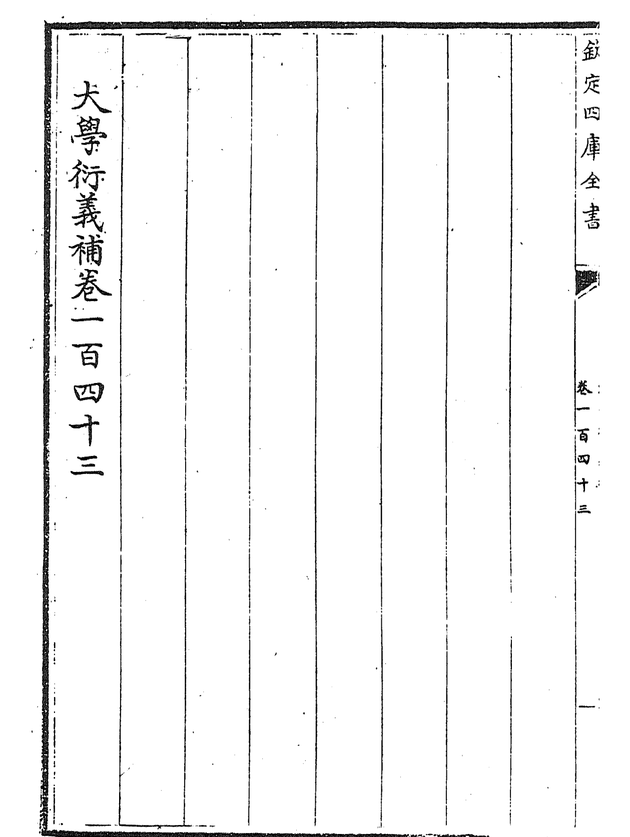
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則外國矣是故天子布

德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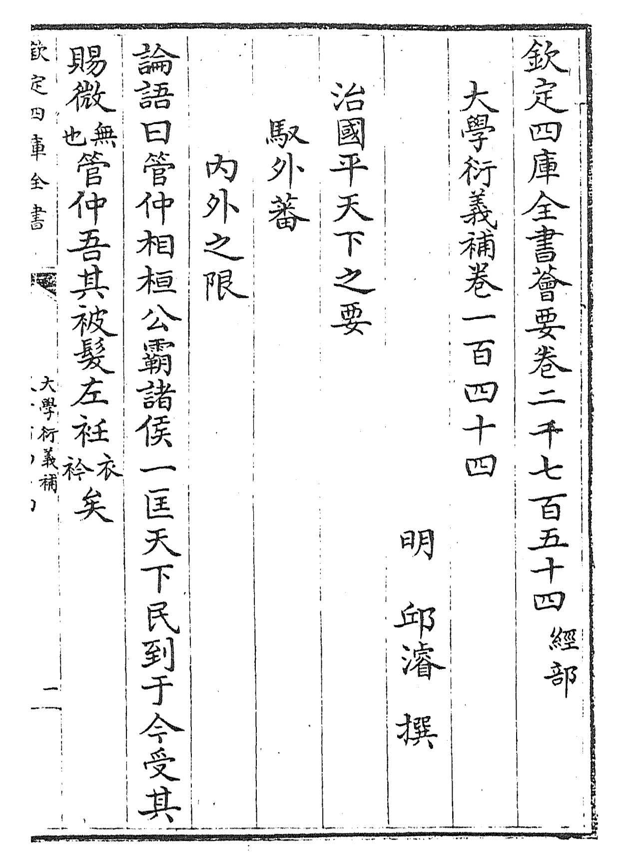
國尊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內外之限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內外之限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無衣也衿

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金履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吳楚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臣按孔子於他章甞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其功葢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

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并之也

又曰詩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擊也荆楚本號舒國近楚是懲則莫我敢承當也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臣按閟宮之詩乃魯僖公時頌而孟子兩引之皆以周公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後又曰是周公

所膺也朱子謂其斷章取義是固然矣然斷章而取其義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指周公而言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因其嘗率車千乘徒三萬從齊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繼以俾爾昌熾壽富之祝所謂爾者對祖之言託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兩是字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必有之辭非祝頌期望之意孟子去聖人時未遠其或他有所據歟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顔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外國之始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勢方倒縣平聲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匈奴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

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臣按誼以漢事匈奴為天下之勢方倒縣莫之能解為國無人當文帝之世開國功臣名將固有存者而誼謂無人然誼所言如此則誼必有解懸之術誼又謂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

之大困于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摶反寇而摶畜菟玩細娱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懸者在此乎雖然誼少年而未經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萬世而

不易後所流涕者謂行其計則可以係單于之頸擧其衆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誼其計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直數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與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誼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誼必將有所陳説擇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隨畜射

獯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絶外内也是故
聖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
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
是以外而不内踈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
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
接之以禮讓羈靡與縻同不絶使曲在彼葢聖王制御外
國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謂聖王之于外國不與約誓則後世與

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玆

范蔚宗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内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為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北部彊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

警彼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

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荅權宜之計令已受其敝矣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户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令為五部户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氐羌

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此等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後劉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

主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絶消

弭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

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為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

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

矦降同編戸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

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虛

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

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及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右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

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伯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于定襄置都督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静以為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

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埶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温彦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

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懐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唐太宗朝羣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兖豫之間顔師古欲寘之河北温彥博欲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

署為君長與竇靜之議略同惟魏徵之議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為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在諸州者並令渡河反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由是以觀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令昭昭然明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

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為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奬遇官戎秩步黌門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

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虚而高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鹵謂穹廬賢于城郭氊罽美于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内徙不過刼邊人繒綵麴蘖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絶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矣

臣按昔之忠臣為國遠慮者無所不至薛登斯言

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以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為專寵固位之謀杜邊將入相之

路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
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
輩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
甫之奸計不行矣當貞觀時魏徵為太宗處置突
厥乃為國家遠慮于數百年之後而林甫區區乃
為一身之謀于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
此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為人君者可不
謹于擇相哉

天寶十四載安禄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禄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禄山邪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悦竟從禄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謀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吕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禄山潛察其

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為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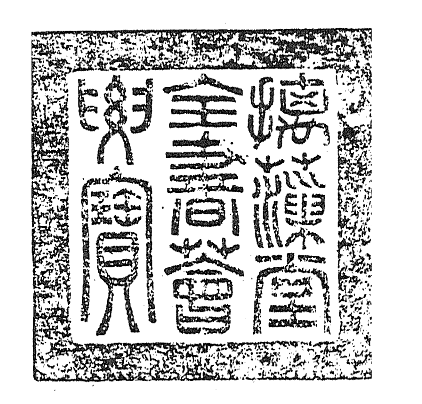
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埸之變我之勢方彊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説宋之郭藥師豈非後

世之永鑑哉然唐之蕃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于鉄勒他如史大奈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而鷙挺不遷為唐史所稱其尤著勲名者則有如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衞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將為上將之意夫于任用

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以上内外之限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寬而撫之擾而習之惇德允元厚也信也仁厚之人而難任人拒絕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

服

蔡沈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有長策成筭以厭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葢任人處内則主聽聦主聽聦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雖有智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慮哉

臣按地有内外勢有逺近人君爲治先内而後外也始近而終逺也然必内者修而後外者治近者恱而後逺者來茍吾徳之不修食之不足而包藏禍心者以私智衒惑吾之視聽忠正之士因而漸逺則近而在吾之内者有不修矣内治之不修而徒外夷之攘難矣是故王者之馭外蕃以自治爲上䇿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蔡沈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臣按上文所謂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儆戒於宮闈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内何預於四夷哉然而一念

不謹萬事為之廢弛一言有失四方為之傳播是故自古鎮服外蕃之道不在於邊鄙而在於朝廷不在於羌戎而在於臣庶内政旣修外患自然不作治化旣隆人心自然歸仰雖以舜大聖人而伯益猶以怠荒為戒良以一人無怠荒之失則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内地乂安舉夫宇内人民得以相生相養而吾君享安富尊榮之樂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人主

無帝舜萬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為其臣者不敢輙出一言或者又從而譖訣之其臣可謂不忠矣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佐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還也)師振(整也)旅帝乃誕(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七旬有苗格(至也)

蔡沈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民猶不聽

服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諴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敷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則必得大國賔禮之益不然負其強固侮慢自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謀動干戈所損多矣大國若能包含徧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國賔貢之

益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蠆之毒豈得無損哉若是者卽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體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興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底貢厥獒犬高四尺太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葢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謂之慎者葢必兢兢業業不敢有須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葢人心虛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謹則雖宮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

其怨京輦之下百官庶姓之衆或有以激其怒況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其來賓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當何如而用功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彼飛鴞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實懷我好音憬覺悟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大也龜尺二寸象齒大賂遺也南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黮甘甜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葢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

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之德格乎天由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幽則有以通乎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四海也夫人君端居淵默而遠人散處遐荒穆穆之容不可得而見而惟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膺天命而主宰中外者可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

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也）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淳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固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財棄千萬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我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損又不但財而已

論語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熹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修然後

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臣按所謂文德者德即虞書惟德動天之德文即

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

修即内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宫馬武

上疏曰彼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

一郡萬里死命縣平聲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

乎今命將臨塞厚縣平聲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

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匈奴之
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
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
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
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拯救而撫摩之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隗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

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羣黎而鞏固漢業其肯遵高祖顛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而舍近謀遠爭勝負於外蕃乎故二將抗章北伐詔引黄石公剛强柔弱之說而報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

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傳聞之
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無間古今皆所
同然也後世人主有欲勤兵於遠者尚其鑒諸
以上慎德懷遠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

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氏曰懷來也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

王昭禹曰致方貢則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厎貢厥

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所謂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是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

各以其所貢之寶為摯是也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

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來以為之

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

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來朝貢者達之以節則其往來關津道路之間無有留難淹滯之阻即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其日用居止餼廩芻秣而無饑寒困乏之憂即今之館驛廩給及有司餽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懷遠人也名官而謂之懷方氏豈無意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氏曰通四方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為相而詔侑其禮儀也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說之

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之使協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賔曰擯贊禮曰相

臣按外蕃之人其拜揖進退拜伏之禮不同於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國之儀用協於禮也夫上有所言則象胥為之傳導而開諭曉說之然後從而

譯其所言以達之于上焉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

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鄭氏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

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

君無執玉瑞矣所貴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

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

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

方慤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彼時外蕃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通曉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為一種字書其來朝貢及其陳説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當時語言文字祇見其譯佛書而已也我文皇帝始設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

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遠情而或至啟邊釁者亦

有之矣我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四塞世告至
孔穎達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

即位及其君嗣立皆來朝也

陸佃曰九釆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歟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

陳澔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於北面者同其上也

臣按此古者藩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八曰柔遠人也

又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朱熹曰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又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者是也

臣按周禮秋官環人所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是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也地官遺人所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

積以待羇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舊註以柔遠人為蕃國朱註始以為無忘賓旅蓋以九經之次列於懐諸侯之上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竊意成周盛時環人遺人之所掌在於道路之間非特為中國設也則雖外蕃之經行者亦為之送迎焉況九經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出於道

途以朝京闕者皆給之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外蕃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為典屬國亦掌外蕃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為漢大鴻臚即今鴻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

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

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贊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臣按胡安國謂荀氏為此說其知内外之旨明於

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

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

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蕃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

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葢不備燕享之禮也然

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

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為非宜葢禮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彼聞其名不可使彼識其面設或有貌不揚如裴度者中雖有智彼惡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將相關係亦不小也吁武將且不可況内侍乎昔童貫初使遼也遼人以為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啟其輕蔑之心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為

簿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執冊而往凡獻物皆各執以見駝馬則陳于朝堂不足進者州縣留之其屬有典客署令掌四夷歸化朝貢酋渠首領朝見者給廩食病則遣醫給湯藥喪則給以所須還蕃賜物則佐其受領教拜謝之節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貢者既有宴賜資給其不幸而病及喪者亦有給賜焉

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四夷

君長使价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戒有司先期辦具有貢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册即行其禮命

臣按唐宋俱有諸蕃封册之禮

四夷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次日奉見于乾元殿設黃麾仗及宮懸大樂典儀設君長位於懸南道西北向又設其諸官位於後所司引其國君服其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

御位典儀贊拜國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勞皆再拜稽首復位次引其國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儀其賜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通禮元豐八年夏使來詔夏國使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辭詣垂拱殿

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蠻夷

臣按宋人外蕃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

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葢朝廷之於外蕃不能無
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
亦恐因此而啟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蕃
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
宴給賞尤宜隔絶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
華人不能無争況異俗化外之人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
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

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縁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當務實不可徇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輕重之宜既不為所欺紿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請令安撫鈐轄轉運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為比保明聞奏庶待遇之禮不致失當

臣按諸蕃初入貢者前此未有體例因其所言而制為禮節斯無失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休屠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

民乃背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羣然騷動以致罷敝中國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下又以徼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為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為外夷朝貢而不為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況後世人心不古非獨中國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來者慕華向義

之心固不能無然亦多有貪中國之貨物而欲以轉貨他國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為之制隨其地遠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朝廷既得懐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脩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勑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子書或

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筞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

臣聞河北榷塲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臣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朝鮮恭順朝廷歲時覲聘禮節無失所經過郡縣無多而

貨買止於京師安南入貢雖踈然經行道路幾至萬里沿途隨處得以市買且宋朝書籍版本俱在國子監今書籍處處有之請自今外夷有來朝貢者非有特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之事尤宜嚴禁彼欲得之許具數以奏聞下翰林院看詳可否然後與之

以上譯言賔待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五